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六

文

永嘉勸農文

古者舜大聖人也而耕伊尹聖人也而耕耕者常情之所賤君子之所敬尤為本朝列聖之所敬故守令皆以勸農繫銜今爭田之訟累累豈有田而不肯耕然大患有二其一風俗好奢故雖耕而終貧其二風俗好爭以好爭故雖耕而終於貧人情豈惡富而喜貧哉風俗之所習尚舉一世皆以奢侈為美為榮父子兄弟意嚮州閭隣里意嚮無不趨於奢無不羞於

儉今欲改奢而為儉其勢固難但奢則坐見貧困隣里罕能救雖至親亦罕能救審思至此則泛泛羞儉喜奢之浮毀譽何足顧邨顏子簞瓢垂芳萬世崔烈雖富人謂銅臭願父老訓諭子弟勿循羞儉喜奢之浮毀譽自取貧困顏子有負郭之田六十畝尚簞食瓢飲今田家未必人人有田豈可不計度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老子曰天道不爭而善聖人情率喜爭豈以爭為美德私意作于中好已勝而耻於下人故爭不思爭則非君子爭則為小人爭則違天道上帝所不與禍災隨之故好爭者多敗家遭刑願父老訓諭

子弟切勿爭敗家遭刑自取貧困自陷於小人之域戒之戒之小人以求已勝為榮君子以求已勝為辱以求已勝者小人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即不爭謙反尊而光今不與尊光而取虧害利害甚明願父老從容暇日審思詳慮與子弟共議切勿以奢為榮當以顏子簞瓢為榮切勿以好爭為榮當以不爭退遜為榮勿以老太太守諄諄為虛文非真情此實老太太愛汝輩切至之實情

跋

跋汪尚書達古字碑刻

自正學不明士大夫以放逸為事業夫是以草聖之名出世俗所膾炙而不知古聖賢之所感額漢晉而降沉浸乎飄逸放肆淵海之中不自知其非其字畫其辭章議論皆自畧同故治日少亂日多哀哉且小學家推尊王右軍第一某熟觀諦玩美則美矣要無齊莊中正氣象無三代氣象然則今字畫宜何從古文世莫曉古文一變而為篆篆一變而為隸隸又變而為楷至於楷不可復變矣而世為楷者其間亦或有飄逸放肆意態今能去飄逸放肆意態則正矣慈

湖楊某敢奉上帝命鍼千載之膏肓而疾勢方張一齊不勝衆楚所恃以無恐者灼知舉天下萬世人心本善本正本清明本無放逸本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本與天地同俗習雖深固其本有者豈不隱然有感于中

跋厲氏李氏墓碣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貞亦天之經地之義厲夫人李夫人一心而曰孝曰貞人自謂之姑婦同德闔族敬之某書之

書雲萍錄趙德淵親書後

輿論謂數年前極有性氣及為僉判全不見有性氣
永嘉徐良甫與德淵至稔熟言其喜怒不形於色同
徐良甫從少保墳所從容幾日德淵忽於早食前驚
曰異哉良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某後見德淵德淵
曰與蕙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
某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
起意反害道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後再見德淵果
平平不動乎意

書馮師功

沈公甫言先世暨馮師稔治初顏亮決策渡江馮師
斬其筏而亮以死後又父子冒大險入峒而峒寇平
其言海上火失燎帆之功曰此猶未足為難公甫屬
某題其詩後某平生見人一言一行之善即興敬興
愛矧馮師有安社稷之功三是宜書

書表軸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懸水三十仞圜
流九十里魚鱉鼃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
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
流九十里魚鱉鼃鼉不能居也意者難濟也丈夫

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况於人乎某讀此不勝起敬而嘆曰有如此切至之言先聖許可而諸儒未有表而明之者甚矣夫道之不明也不惟此章雖孔子主忠信之旨亦未聞有發而揮之忠信之為德也至矣乎忠信之心人皆有之忠信無他竒巧亦無思慮直而行之此正孔子所謂天下

何思何慮者其曰主忠信言乎所謂主本者忠信而已忠信乃大道之異名而人不悟也丈夫者得全乎忠信故出入乎波流之中若神使微起計度意慮即私矣即不實直矣忠信之為德也至矣乎禹履遺而不取冠掛而不顧淮南子以為禹之趨時然也陋哉淮南以已度聖不知其誣也孟子曰禹行其所無事此語近之要之禹之心豈言意之所能盡禹之心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銘

中庭呼召磬銘

慈湖遺書卷十一
辭氣惟謹執事惟敬斯謹斯敬動中之靜得此為賢
盡此為聖

雲石銘

有石而雲有扣而聲匪聲匪形大哉一靈

慈湖書屏

先聖有訓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虛明靜瑩曾子曰皜
皜易曰蒙以養正又曰乾元曰性命孔子亦謂明目
不可得而視傾耳不可得而聽

馮甥請書屏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馮甥請書于屏儆戒深意殊慰

老懷微意雲興日月虧照古聖猶兢業吾甥其戒之
行狀

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名九淵字子靜其先媯姓至齊宣王少子
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為氏曾孫諱烈
為吳令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自吳令四十世為唐
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為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
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
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
諱賀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

儒冠婚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毋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喜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際宣教公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敝而無壞鞵至三接手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厨常自掃灑林下宴作終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乃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無苟簡外視雖若閒暇而

實勤於攷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先生獨謂某曰艸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

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歛承足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遊先生朝夕應酬荅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

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真三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為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

足以抹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葦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 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勅命所刪定官同志之士相從

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獨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上屢俞所奏脩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即十三年轉宣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為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䟽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既歸學者輻

輒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縣大夫為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十六年詞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荊門軍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內諸

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一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太守惟默聽俟其是非既明乃從贊嘆以養其徇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徒卒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惟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

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令
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惟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
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
持狀惟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
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
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
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群卒所殺先生判翌日
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
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
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

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
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
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
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蔽其間近邊尤以為患先生首
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
人至是群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
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
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
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
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鄧

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
間途淺津坡陁不能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
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
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廩藏
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
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
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
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土功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
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墻之
制畢備纜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

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為耻吏惟好衣閑觀至是
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
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荆門兩
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
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外檢貨給
引然後至務務惟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
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姦弊而門吏取
賄多所蔽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
日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關譏所以防姦列郡行之
以為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務者先生曰是非

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命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以咸悅而郡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

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為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欵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為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傭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荊州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

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
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
郡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陰雲已乂及至
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
民異之治化乎洽乂而益著既踰年答筮不施至於
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
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事識者知其為郡有出
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文章論薦丞相周公必
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三年
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

以沒女兄盡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
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
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
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晏息
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
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
生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卒郡屬棺歛竭
誠哭哀甚吏民哭莫克塞衢道各有辭以叙陳痛戀
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地
為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

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
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鄉之永興
寺山距妣饒氏孺人墓為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某
安得而知之惟某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
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某發本
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某忽省此心之
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某
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
說所能贊述所畧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
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

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
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
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紹熙五年二月十
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

楊某狀

出甲稿

墓誌銘

銘張渭叔墓

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某之為國子博士以言事罷
歸也韓侂胄方用事時論誣善類曰偽學舉子文字
由是大變不敢為理義之言如某見謂偽學之尤者

而渭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願摳衣焉從容數月未嘗一語及舉子事業某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惟本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今其季汾清叔曰渭叔蓋頓有覺焉後移書襄所師寺丞呂先生先生甚善其有覺賀先君有子先生諱祖儉渭叔弱冠有俊譽富戶欲妻之渭叔笑不顧以為論財夷虜之道後知玉牒趙共甫賢遂聘其兄之子雖甚窶安焉親故洪雨若之

親喪未舉告渭叔命其室人傾囊周之衆人咸以為難篤於好善勇於改過朋友之所共敬得年僅三十七而不祿實嘉定元年二月望日哀哉越三月而趙氏產男名堅老將以庚午正月戊戌葬於其鄉之董塢渭叔之父諱汝弼某以嘗銘其墓今又銘渭叔墓銘曰人心虛明變化云為不可度思渭叔覺斯

宋母墓銘

宋母者嚴陵王氏秘丞庭堅之曾孫吾友宋脩叔之母節行一世罕儷四方士友尊而稱之曰宋母某事象山陸先生于今幾四十年矣近四五年始識脩叔

脩叔淡然脩潔亦承事陸先生冢子伯微亦言其淡
然脩潔脩叔遽丁其母憂既塋持其所自記母王氏
之行實再拜又再拜而請銘於某某觀其四歲喪母
哀事繼母杜宜人以孝聞宜人愛同已出及禮如成
人歸金華柳守宋子華之子沆字叔子三十而寡長
子姓纔十有二次林即脩叔生五歲而有一月而朋
始生既久或告以歲月尚賒何恃能自守王氏泣曰
女不讀禮乎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
嫁古志甚明姓年十有五六較藝郡庠數居前列比
王氏誨之曰女父無恙時講道於家未嘗強以語人

而就問者衆每使學者熟味論語學而時習一章所
學果何學所習果何習是弗之思詎可效舉子習小
技角勝負止於科第而已耶一日具冠帔請於舅乞
擇大儒俾就學時呂太史祖謙名動一時遣之從遊
大見稱許其舅欲以政事任姓王氏請曰傳長法也
恐難以卑踰尊况孤寡之人越受恩榮萬一不克負
荷則上孤慈祖之恩下失孀母之望不若聽其脩身
俟命後姓登紹熙龍飛進士科以及祿養姓字茂叔
不幸蚤死呂子約哭之為慟王氏通詩禮史傳不為
辭章見世之婦若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以為非

處逆順事泰然喜愠其家三世衣無常主嬰無別膳
少長良賤不聞忿爭皆王氏化之後居隆興開禧三
年冬十有二月己巳以疾終壽七十有四明年嘉定
改元冬十有二月壬申葬隆興之新建縣桃花鄉白
鷺嶺孫男九自適自道自逢自迪自述自遜自達自
遠自逸四明楊某銘曰宋母節義秉心不貳此心即
道學子疑貳

半亭高祖墓記

朝請郎權發遣温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公事楊某字
敬仲之高祖考九府君諱論居于明州今為慶元府

之奉化縣之忠義鄉之半亭歿而葬焉四子伯與季
及其子孫多環而居之叔子無嗣仲子諱宗輔即某
之曾祖考獨徙而居鄞故曾伯祖考及曾叔祖考之
子孫從而徙焉者亦間有暨先大夫始又自鄞而徙
慈谿先大夫乾道中嘗命仲兄斃九府君墓刻石為
望屋其門今門圯北赴東嘉莫拜墓下感復興懷思
復脩興而食指衆新俸無幾方坎坎忽半亭曾伯祖
下族兄百六府君之子子才子富子祥合計協力作
新門墻邑里改觀又族兄名居立石使億以書來欲
某識其事某祇惟高祖府君本性清明無體量廣大

無際畔萬善本備不假造為日月運行雲雷風雨霜
露即吾高祖府君之變化也草木林生山川峙流人
物羣居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即
吾高祖府君之變化也有孔子之言為證曰心之精
神是謂聖孟子亦道性善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五世
介孫朝請即權發遣温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楊某
不勝興敬興慕以書于永嘉郡齋

蔣秉信墓銘

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為人心孔子語子思
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心可言不

可思孔子知門弟子必多以孔子為有知明告之曰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即思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周
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即思非思孔子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即懼非懼即謀非謀如鑑之照大小美惡往
來參錯具有而實無如日月之光萬物畢照入松穿
竹歷歷皎皎而日月無思曾子曰皜皜謂此也日至
非果有所至不動乎意澄然昭然一日之外或動乎
意故曰日至自古到今知道者千無一萬無一故學
者以知道為至聖人與人羣居不得不因人為言月
至亦非有所至澄然昭然一月之外或動乎意故曰

月至顏子三月不動乎意故曰三月不違仁某得之
先兄和仲曰同舍蔣秉信因聞歌朝中措之詞而忽
有覺某厥後屢奉秉信周旋灼見秉信之果有覺非
學者所知今其云亡其子行中求言以發其幽光秉
信之光非幽所可間秉信諱存誠自其上世居四明
郡城中小湖之西南曾祖諱俊明金紫光祿大夫祖
諱琚大學諭父諱從儒者秉信幼不好弄母滕氏鍾
愛之曰當成大器娶任氏盡以奩具助嫁諸妹全身
布衣見人所行當於理必贊必譽有違乎理必告必
戒嘉定三年三月寢疾故舊訪問必謝曰萃聚許久

今告違矣毋笑毋訝七日而歿實壬寅十有一月丙
申葬于韓溪之青嶂嗚呼秉信之善人所共知秉信
之心人所未知人皆有此心多不自知友人楊某書

宋舒子德彰墓碣

道之不明乎天下不知其幾世于茲矣道無不明人
自不明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
曰禹吾無間然矣此三者苟其志于善亦皆可能也
而聖人稱禹之善何也道不離乎日用平常而已矣
而學者率求之過率作意孔子又曰舜其大知也與

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人情率厭常而喜新
翫平夷而尚竒偉此自古學者通患聖人知學道者
率求之高深幽遠特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洪範曰
王道平平聖誨諄諄聽者藐藐某之為樂平也舒同
年之第揚字德彰所居伊邇節朔相過暨某拜國子
博士之命也延某于其別圃而餞焉于今幾二十年
其子綸以訃告卒之日嘉定元年季春己丑葬之日
是年十有一月甲辰墓在長城鄉饒娥廟冢之右麓
新權知興國軍許公錫狀其行曰孝友曰睦嫻曰任
恤曰文雅與鄉貢雖未仕而道無窮通無精粗無本
末一以貫之綸請銘其墓某慮學者復於孝友睦嫻
任邇之外求道銘曰德彰之行平夷大道之妙在斯
百姓日用乎平夷大道之中而不自知顧舍之而慕
竒

鄒魯鄉墓銘

某為樂平首得鄒夢遇某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
某從而滌其滓元祥之叔祖居德興名近仁字魯卿
又來訪道某與語從容翼日又與語良久忽覺厥後
數欸語益信其果覺嘉定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
累歸未幾而疾作仲夏癸卯忽盥手振衣而坐召子

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爾輩脩身學道則為孝矣
言訖而瞑元祥以訃來予哭于寢門之內曾不憚脩
途至通名予意魯卿之子已而問之果然予哭曾哭
而拜予荅拜言問既久畱終日知曾因元祥而又覺
曾請銘其父墓在龍田山之阿魯卿祖諱聖徙嘉州
文學父諱孟登進士科初尉建德後隆興錄參魯卿
質直不事文飭以孝聞惡衣菲食窮居而樂和而敬
或干以非義則介焉弗受告以有過則歛衽謝服所
當為雖強禦弗畏以特恩為靜江法曹再調龍陽丞
娶董氏長子嶧次曾銘曰孔子歿月至日至者又歿
誰其嗣之子孟入聖域濂溪明道似之象山陸子則有
之魯卿同之

鄒元祥碣

饒之樂平鄒夢遇字元祥四明楊某之宰樂平也夢
遇與鄉貢自是相與從容後某以職事至蘭若夢遇
見次言近覺某叩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隨通之
自是益澄明後又得夢遇之叔祖近仁字魯卿與之
語厥明再語而頓覺末得比邑餘干之曹夙字叔達
叔達畱縣庠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嗚
呼盛哉自孔子歿學者率陷溺於文辭論議喪其本

靈而事意說寥寥二千載其自知自信者有幾若三子者可謂自知自信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百姓日用而不知三子知之魯卿之子曾字伯傳比年亦覺嗚呼盛矣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嘗語人曰事親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為弛張開闔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條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為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為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為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為動其舅謂元祥色溫言約神定氣和喜愠不形動容周旋莊肅閒泰其處事一於義理不可奪別後

進德厥效乃爾久欲來見嘉定四年春赴禮闈罷而疾作不可來歸而畧平孟夏三日命二子扶坐良齋自謂氣雖微而神則嘉時齋明喜甚哦曰嘉木扶疎兮鳥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間起視天宇兮浩乎虛澄還中堂與家人茗飲罷就寢而歿訃至永嘉哭于燕堂遣奠臘月其子自得使弟自厚來某對哭自厚再拜葬有日請志其墓銘之曰
人心至靈自通自明元祥無能有所增惟不動乎意不昏其本靈

鄒德祥尊人墓銘

某自微省而灼知人皆有至善至靈至神至明之性與天地同與古聖賢同及為樂平尤欲使舉吾邑之人皆為賢為哲矧凡學者尤所屬意開其所自有明其所自有相嚮相信者甚衆而其自信而不復疑通達而無阻畱者亦寡矣金山之桐林有鄒生夢遇者初聽予言雖不違察其神聽其辭氣未以發紹興四年秋予視旱過其鄉接語稍異於曩矣予從而剔其翳刮其垢渙然通貫他日畱縣齋益欵益驗益信予益喜某所以教養斯邑之民功效僅僅獨於鄒生自謂其庶幾夢遇自此無逸無間無雜則進於日至月

至南野居士諱雯字德顯者其父也雖弗獲接其辭色以氣類推之宜有善德今攷所狀行知其孝于親友于兄弟居喪毀瘠哀敬雖功總亦素服終月數里俗鮮儷祀其先必齋三日臨祭夕不寐與朋友交恭而忠淡而親居鄉惠和不失一夫歡心有干以非義亦弗受聞人之善不啻於己有有啓益者躍如行之惟恐弗及告以有過歛衽謝服且覲其繼與人無尊賤一用吾情不虞人之欺人感其誠亦自不欺嘗有言曰正吾此心萬里畢見順理而出萬事自行不假調停了無滯礙日進而久愈熟以安賢哉宜其有子

如夢遇也所居之南治圃日涉林壑清邃榜曰南野
自號南野居士淳熙初慶朝錫類封初品紹熙三年
十有二月十有二日以疾終享年九十妻洪氏亦以
慶典封孺人夢遇將以紹熙五年十有二月庚申奉
惟荒葬于詔原之司徒山求其銘其墓銘曰
人性自善衆德自備無之斯闕有不為異故夫南野
之德之美皆非自外至維彼蔽焉而闕者衆而後斯
之為貴

冢婦墓銘

新除將作監楊子字敬仲之冢婦恪之妻馮氏名媛

安字婉正孝友篤至靜專無故不出戶衣服不事華
侈口不言財利寬厚慈惠知過能改明白不藏蘖病
久常情不堪婉正語其子埜曰我雖病實未嘗病生
如死死如生嘉定六年夏六月十有七日安然而瞑
無一言越明年祖奠遣奠而歸里至二月丙申葬于
象山縣之崇仁里至西溪之玉峰之阿子三埜生基
女湘銘曰

嗚呼馮氏死生一致至哉斯言自古儒宗學子不知
其幾千萬覺此者有幾不謂婦人而有此

葉元吉妣張氏墓誌銘

某之至契葉元吉名祐之之母孺人張氏諱景昭故
將作監丞諱允恭之女孺人孝敬明悟自幼不獨治
女工常親書史事親竭情備養有孝女之稱後歸司
農寺簿諱大顯字仲謨有異質嘗親薛士龍鄭景望
官居守正民悅湖海羣寇仲謨每有謫畧用事者雖
不行其策而輿論謂善孺人以夫家司計者倜儻廣
費孺人長慮亟出玩服治田太湖上厥後祖業果告
罄而孺人所治之田遂為祭祀伏臘之需祖姑適台
倅孫君老而無子女子之子曰傳或疑其名孺人曰
是出樂天之詩畱與子孫傳孫君大驚他皆類此平

居亦不切切讀誦過目輒記元吉謂其虛明靜一如
鑑中象自然畢照未嘗作文章曰非婦人所當為從
寺簿歷官中外言不及政曰非婦人所當為太湖之
田雖不多孺人銖積寸累調度有方日需不闕醞醢
殺核備具賓客至不知其為事姑如母惟所欲不問
難易常儲以供而自奉甚約歲時佐寺簿羞饋祀必
躬以嚴必豐以潔如是者二十有四年姑沒獨春秋
之事勤勞怵惕如初他皆付幼子米鹽靡密則二女
為之曰他日為婦人亦所當知孺人言必端莊事必
謹審高明而色柔嚴正而氣和尊者不以貧賤廢禮

卑者不以貴盛降意奴婢不答困乏必鄙二女擇配甚嚴或以為太過曰不然是家故嘗有了齋陳公為婿不可使俗壞其素風士之有學愿靜者令諸子與之遊而遠其張皇虛矯者雖或以科第進每以為戒故元吉曰佑之由是不敢苟專試業閉門不妄交某至吳元吉來訪執禮甚恭自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其方凡先儒所視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然終未相應中間得先生子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

聲嘆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佑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若常有一物及一再聞先生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為喜聞聲而大警悟孺人雖未喜而至於甚及元吉見某後歸道某言且謂若不見先生止於半途於是喜甚某訪元吉孺人已疾病命二女聽於屏間盡記某之言以告孺人舉手曰幸甚吾兒得此於先生也吾死無憾矣垂絕神氣清明無一語之差時嘉定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乙未終於正寢卜以明年正月庚

午祔于吳縣至德鄉陸公原寺簿之墓子五男祐之
輔之渙之二歿四女二歿其一許嫁迪功郎新台州
寧海縣尉東自牧孫男一潛元吉泣血請誌銘於某
遂為之銘銘曰

孺人張氏識高行懿孝敬至矣衆善兼美子頓悟覺
常情大喜孺人雖喜以其微蔽逮其蔽除始不勝喜
精明若此古今鮮儷

宋楊公伯明封志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強人之必
明孔子大聖其所啓明惟顏子三月不違餘則月至

日至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不能強
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之良能寥寥千
載無所考見我宋邵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
夫子生而清明其先大夫顛沛而拱如初伯兄諱籌
字伯明晚而頓覺不勉不思云為變化易簣之言曰
昔猶今今猶昔有能覺斯隨意而適於乎斯豈庸衆
所能知時嘉定三年二月庚申壽七十有八 月甲
申葬于慈谿縣之石臺鄉句容村孝順里王魯先大

夫墓左娶李氏葬同域子恬惟悝慥愉孟女歸顏衮
仲歸舒越季歸李竦孫圭至學仲第朝請即新差權
發遣温州兼管內勸農事某興哀起敬以書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惟尚
有微礙某刻其碍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無作
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後遣冢子標奉
書至并其妣徐氏家傳紀其孝敬燭疑事如見族人
事有難決就問一言而定閨闈不嚴而治歲大歉數
日杵米給隣里有生子貧不能舉者急諭止之給以

酒米其抹活餓死不可殫紀棺槨野殍捐地數畝為
蒿里其夫號筠坡翁字晦仲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
婦德同行合子是起敬請誌銘其墓某與子是道心
洞照無一毫間阻某亦嘗為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
子書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異乎後世繁辭某已
戒子孫我死後毋為誌銘子是欲其考妣之善譽垂
於不朽子是之子標字誠甫亦近於嘉定十有二年
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於乎子孫皆覺又
皆兢業仁守足以垂名于後載之家傳亦垂不朽奚
假誌銘誠甫其以此紙告于父

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

自古罕知孝之即道奚止不知孝之即道亦不知日用庸常之即道聖人患斯道之不明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可謂昭白而學者習讀天經地義之言猶罕達天經地義之旨就闕近似終非本真孩提無不知愛其親斯愛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斯愛無體貌不可推其所始又不可窮其所終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慈谿之金川鷄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少志于學孝行著于鄉母疾病且革文舉剖體取肝為粥以進母越夕如醉而醒迺底于寧鄰里以

其實上于縣縣上于州時郡侯嗣秀王聞而異之國大夫人亦願見命縣勸駕嗣王溫顏褒稱將聞于朝文舉曰本心救他無覬嗣王嘉其誠不奪其志致饋帖叙其事吁人情驚異為甚難也以此為難則夫人皆知愛其親之心為異乎道無難易人自難易心無難易動手意者自難易使文舉以為難則不為矣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因物有遷生意起異始析難易而道心始不明孝德始衰當知日奉甘旨扶持先後出告反面昏定晨省無非大道毋以為庸常而忽之自不知自不信文舉居親喪里人稱哀後于昆弟睦

慈湖遺書卷十六
于親族周急矜亡先義後利嘉泰壬戌六月庚寅以
微疾終壽六十有六開禧三年三月壬寅葬于五磊
之明山銘曰

道心大同孝弟無所不通伐一木不以其時非孝戰
陣無勇非孝不難不易天經地義○朝散郎楊某誌
并書

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提舉南宮鴻慶宮慈谿縣
開國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楊某撰并書

先聖有訓曰吾行在孝經孝其至乎天之經地之義
人之行此其所以盡心焉矧某外氏乎矧外氏而有
致政承務臧楷之妻如蔣氏之淑德者乎蔣氏名處
定字常一妣氏之姪婦也曾祖俊明贈金紫光祿大
夫祖璿左朝議大夫知江陰軍父拾迪功郎處州青
田縣主簿母陸氏封孺人某老矣思妣氏之不復見
見妣氏之家賢婦則如妣氏存焉某旣誌舅氏墓茲
又誌舅氏之孫婦墓於乎傷今思昔尚忍言之蔣氏
在母家志趣高潔來歸外氏敬事舅姑默符禮經淑
質疑重悉能先見閨門之內進退有度安心淡然不
以處約為耻子女衆多人不堪其憂其心若固有之

宗族敬之家用手和上下無怨克相夫子義訓諸子
悉有成績嘗曰心自坦夷吾何慊乎哉疾甚命子曰
吾其已乎勉其力學清明不亂如此生於紹興丁丑
卒於寶慶乙酉葬于鄞之桃源封孺人子四曰夢祥
曰元凱俱入學請舉升舍曰元哲曰元圭登癸未科
脩職卽新婺州司戶參軍女三適里世魯文郁李正
君姚鑰孫震亨巽亨夢祥領諸請銘某以外氏之義
不敢辭乃引筆而銘之銘曰
人心卽道一貫不二外氏賢婦慈湖敬誌

宋翰林醫痊臧公墓誌銘

從甥承議卽主管台州崇道觀楊某撰并書
某之外曾王父臧公諱中立本毗陵之無錫人為儒
而通於黃帝岐伯之道樂四明山水而徙焉今六世
世矣娶無錫承氏生五男子長諱師心次諱師旦次
諱師顏是為翰林醫候累贈從義卽次諱師文是為
某之外王父以文行升上舍貢禮部次諱師臯某自
識事已不及見外王父母矣惟省總角侍母孺人歸
外氏猶及見外伯祖母從義孺人倪氏諸舅環侍朱
紫滿前今妣舅俱亡而諸姪又亡傷今念昔哀動于
中比會從姪孺人盧氏葬從表兄屬某誌銘從舅醫

痊墓并叙二姪某屬卑德下懼莫之任表兄勉諭于
再于三某不得而遜乃退攷其行實已而嘆曰正道
之不明於天下也蓋自周衰以迄五代周六官分職
皆所以為民極極者天下極致之道而天官之屬有
醫師焉有疾醫焉蓋上士中士為之古之為士異乎
後之為士古之士以德行道藝後之士大抵以文辭
是故品流之論興而是非之實殺亂夫天下極致之
道惟其是而已矣舍天下公是公非而虛文而侈是
無惑乎後世之風俗是趨於敝而不反古也皇宋舉
三代之遺制建百官一道德而風俗之固猶滯於流

品之論豈其人猶或未有公是之實即若吾外氏則
有公是之實矣從義之戒子曰疾者之求於我當懷
惻隱毋以利為也違吾言為不孝醫痊諱賓卿字雲
叟從義之仲子也亦急於救物不以貧富貴賤二其
心醫有能而無資公推挽俾盡所長藥必已給報必
彼歸其不畜不忘如此是非公是之實耶善無大小
道無精粗公和而不同不妄言笑遇事若無所可否
至大義所在則介于石公以謹厚聞於鄉郡太守多
所愛重有故舊罹橫逆公憫其無辜思為一言其家
忽盛金帛以請公正色却之曰女以物養我吾不復

為言矣其妻與子羅拜泣曰今不敢以累清德卒白
其寃後踵門來謝亦不之納斯固士君子常行而文
辭之士間有不能是又非公是之實耶公孝友儒雅
閨門雍穆初以侍從參奏試翰林院補翰林醫學累
轉至醫痊賜五品服隆興元年六月八日卒壽五十
有五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鄞縣桃源鄉之西山
萬魯合先室盧氏之藏盧氏順事舅姑睦於娣姊內
外無間言紹興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卒
壽三十有六丙寅九月乙酉乃克葬戊寅郊賚贈孺
人醫痊再娶盧氏女弟亦封孺人後賜冠帔孝謹之

行如其女兄壯年孀居遂棄鉛華終身德性淡然人
奉之不喜忤之不怒是非榮辱不以動其心時時誦
却除蔽惑滋成疾趣向高明又是邪之句一日夢神
人告之曰女壽五十二今以積德延七十六及屬續
之夕安然如寐實慶元三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五
日卒壽七十六符神人所告云明年二月甲申合葬于萬
魯子男三皆儒學長諱泳紹興元年四月二十有三
日卒次諱濟季諱沔淳熙十有五年七月十有二日
卒女二長適承直郎 州學教授盧子即從姪之從
姪也次適里士陸櫛孫男十有三太植登紹興四年

進士科迪功卽常州晉陵縣主簿格登慶元龍飛進士科迪功卽新紹興府諸暨縣尉杞楷枹松栲枲柗枹枝孫女五長適韞教授子次適玉牒信卽通夫次適太學生史彌鞏次適里舒濤次適里士章德甫曾孫男十有七元善元謹元吉元慶餘未名女十有五俱未行不勝含哀起敬而銘曰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道一以貫孰精而深孰膚而近胡不聞先聖之言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庸常也猗與舅妣德性正順有皇極焉人毋易之自起遁離之病

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陳氏昌陵宗室燕懿王七世孫脩職卽慶元府鄞縣主簿名師邦字共甫之妻也慶元二年九月乙巳夫人以疾卒于鄞之官舍既踰月共甫含哀以告四明楊某曰嬪年十八歸于師邦執行婦道相宗事惟謹和上下嚴內外敬戒無違性行靜正不愧屋漏不悅華飭夙夜服勤至死居人所不堪之貧而安之賓至質衣治具儉而敬平居樂聞善言動心忍性故氣質日變以美師邦貧而多病間歲講學武夷閩浙往來二千里或者獻疑納忠咸尼之嬪獨能輔吾志

去之日不為兒女悲惟敬相勉曰願夫子德益進業益脩瓶無遺粟妾餓死不悔也嘗假館于外閉門課子讀書餐粥不給非師邦朋友之饋弗受其父母兄弟招之宴遊不往靜重有如此是以聞風者樂道其美至引以相警戒嗚呼今亡矣年止三十六生二男曰希諤曰希韶二女曰桂曰梅今將以其柩歸十有二月壬申葬于臨海郡城之東北望海山之原師邦嘆其秉志之可嘉悼其降年之不永又思師邦或負斯人之所期也故述其大畧以道其失助之悲且屬其銘其墓其聞其言中心敬生曰有賢婦若是宜書

銘曰

世觀夫人若力而為我觀夫人其自有之惟其有之是以安之斯有斯安豈惟夫人不自知雖百世無能知

王德高墓銘

四明慈谿王德高諱鎬世為鄞人後徙慈谿曾祖諱發故夔州巫山縣主簿累贈朝散郎祖諱庭芳故朝奉大夫直秘閣致仕累贈大中大夫考諱基故從政郎潭州長沙縣丞德高忠信德行勢利紛華一不以動其心弱冠德高與鄉貢繼登大學後登進士科尉

江州湖口時歲不登郡委偕德安簿視荒德高不憚
履畝務寬下戶簿趨郡上目太守怒其減及縣額之
半擲於地簿遺書言使君意叵測德高報勉其堅守
且以罪自任邑民不勝感德既而韓使君入境問父
老以邑官之賢否咸稱尉賢自是邑民之訴于郡者
悉以委德高德高處決一一惟允無復異辭一日鬻
卒者獲三捕卒乃徭人之隸于池陽大軍官捕甚急
懸賞至千緡是在法抵死自首則免第賞不行尔遂
以自守首聞於軍師三卒遂免死昌宰宰不事事即
檄德高兩易簿并攝縣比至縣視其囹圄充斥縲于

廊廡者累累問之吏則曰是皆負官賦者德高曰噫
彼繫於此賦何從出悉召至庭下撫問喻曉與期而
遣之吏執謂此皆頑民一縱不可復追弗聽皆羅拜
而去遂相率如期而輸民訟之久不決者盡為之決
遣里正之頑黠者於期會唯謹不敢違德安宰以事
被鞫德高又奉檄攝邑且俾盡有宰之月給德高密
以半遺宰之家未嘗以語人也湖口丞素相陵德高
不校暨官滿郡督過良窘為之極力調護以薦舉陞
從政即授建康溧陽丞以慶典循文林即覃恩循儒
林即民之訟之帥漕皆乞送清強官縣丞累年滋蔓

暖昧之訟一旦而平公不可槩舉至有密詣庭下以手加額再拜而去者漕使林公枏剛方嫉惡所至竦畏始臨治所德高遂諸境一見慰藉甚厚云得政聲於道路即面付民訟數十帋居亡何得替告歸時已六月漕欲少緩交割以下半年薦剡相處對曰已交事漕悵然德高恬不以為意厥後司糴行都適值積弊之後商旅不通德高始至即率同官力請于長明示以信酬直必時無淹阻牙僧必力效誠亦不忍欺衆商感悅舳艫輻輳歲糴僅百萬不勞而辦考滿以賞循承直即後調會稽丞年踰六十精力不衰職事

益不苟終更奉祠雖貧而樂親媿交舊官違寢多無求無請廉不近名直不忤物無町畦無緣飾吏能精敏法令明習事長官如父兄與同僚如朋友又敬不替御胥吏如家人視部民不啻如赤子御家詳整有法度氣貌方嚴而即之也溫虛心樂善好獎勉後進於人無賢否敬愛惟均族黨姆姻舅之家或有人所難處苟知之必忠告善道其人亦多感悟遷善仲子津治詩魁太學一時流輩推與家世衰落咸屬意俄天折親黨不勝痛惜德高雖哭之未嘗過為感終日危坐凝塵滿席嘉定六年三月丁未以疾不祿壽七

慈湖遺書卷十六
十有九娶孫氏再娶馮氏四子湜津準瀟女五皆以
適人二孫杭桶女二諸孤將以十有一月丙申奉柩
荒葬于慈谿縣金川鄉施嶼銘曰

忠信正直寬裕明寂德高有馬莫匪爾極

某不欲從近世出名銜按溫彥博墓誌撰者亦
不出名銜孔安國作尚書序不出名里王肅作
家語序不出名里某鄉亦不出名銜今知非故

改過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六

終

